

千古盐田

阿福

海南儋州北部峨曼镇有一条长约五公里的黑色火山岩海岸，坐落三个并排的村庄：细沙村、盐丁村、灵返村。三个村庄面朝北部湾大海，岸上黑石嶙峋，如一道天然堤坝挡住汹涌的浪，海水从黑石的夹缝里缓缓地流到岸上。先民用黑石砌成盐坛，或把黑石凿成盐槽，铺设成海岸盐田，开始了晒盐为生之路。1200多年来，三个村庄的盐田保护完整，晒盐技艺传承至今，盐味甚浓，古风犹存。

在最高潮位和最低潮位的潮间带，除了盐槽盐坛之外，附近还配有石头砌成的蓄卤池，竹草编织的过滤池，开阔的晒泥场，石头结构的储盐房。制盐之日一般选择烈日当空，盐民把晒泥场上被晒干的海滩泥堆置过滤池，再浇上海水，过滤的水再从过滤池的一个口子流入紧挨的蓄卤池成了卤水。然后，再把卤水舀到盐槽盐坛曝晒，时至下午或傍晚盐就制成了。此时，一眼望去，夕阳下那片盐田像盛开了的朵朵白花，在海风轻吹拂下，与落日交相辉映，景致着实迷人。

每一个村庄的盐田各不相同，千姿百态。或依岸而成，或依石而成，或依村而成，自然天成。从古至今，虽各为其田，但又有黑石盐道互通，星罗棋布的圆形盐槽，是大海生生不息的胎记，也是村庄永不褪色的历史符号。

三亩清风明月

周华诚

夜冷寂，从稻田边走过，觉四野空旷无言，虫鸟俱已入眠。抬头望见星子遥遥，一粒一粒闪烁在高处。这几日刷手机，看见大家都在相传“外星人信号”的事，叫做“快速射电暴”，一些文章说“不排除有外星智慧的存在”。这篇文章一出来，大家就嗨了，说真要有外星人向着我们地球发信息，那么到底是回复还是不回呢？回复的话，你尚不知对方怀的是善意还是歹心，若是歹心，地球可就要遭难了；不回复呢，就不仅不礼貌，而且，也不是那么甘心的……这消息出来，热闹了一天，次日我就看见有人出来辟谣啦，说这是“过度诠释”，很不科学；科学的说法，应当是这样——“在此时此刻，对于这些讯号到底是怎么回事，靠谱的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不知道！”好嘛。

科学不承认没关系，人类还有幻想。

人在乡野，确实更常抬头望天。我们白日，在田地劳作，脚踏实地，晚上推窗望月，仰望星空，月光明朗，星子熠熠，真是会引发人有更多遐想的空间。小时候的夏夜，躺在院外竹椅上，听老人讲故事，飞机的灯一闪一闪萤火虫一样滑过。人的想象力，就是这样打开的——从土地，去往更为深邃的地方，无穷无尽，无边无际。

在乡野生活，人的内心，其实更丰富一些。苏东坡先生不是说——“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他的意思是，人们往往重视很多东西，轻视另一些东西。比如香车宝马，声名权势，以为人间至宝，殊不知换一个标准来说，这些东西都是可以穷尽的；而一个人的富有，是拥有那些不尽的东西。不尽者何也，清风明月。你可以收藏这些吗？你一旦能拥有清风明月，便是真正的富有啊。

清风明月，毋庸置疑——我们乡下一定是比城市里更多一些的。光是我家三亩稻田里的清风明月，就比一座城市的更多些——我敢打赌。

看夕阳的奶奶

徐永清

奶奶从早上醒来开始，就要我拿一把椅子放在门口。等到下午，她看了看墙上的挂钟，要我扶她到门口。她就那么缓缓地坐在竹椅上，缓缓抬起头，看西边的太阳缓缓地落下去。

有时候，奶奶看着夕阳会露出一丝捉摸不透的微笑。有时她会莫名其妙地抹眼泪。大多数时候，她就那么呆呆地看着夕阳，就像看着她波澜不惊的一生，直至夜幕沉沉，家里的猫悄悄钻到竹椅下面。

之前奶奶一直身体很好，她会经常买点三层肉，然后装在一个白色塑料袋里，穿过大半个村庄，慢悠悠地拎着这几两三层肉，一脸满足。当时她自己住在老屋，用柴火做饭。她认真真地把三层肉切成一片一片，很薄，很均匀，然后在烧热的铁锅上倒上几滴油，三层肉一片片摊在铁锅上的时候，老屋里就弥漫了柴火味和肉的香味。

奶奶吃肉很慢，很讲究，她会把金黄的肉片一片一片盛到盘子里，然后打好半碗米饭。她端坐在饭桌前，一个人低头看着一盘子肉片，静默几分钟，然后轻轻夹起一小片，小心翼翼地咬一小口。她牙齿只剩下五颗，上面三颗，下面两颗，她把肉片放在嘴里咀嚼，很像吃口香糖，她咀嚼一两分钟，有时候肉真的嚼不烂了，她就一扬脖子吞下去，顺势吃上一口米饭。

没有吃完的肉片，奶奶就放在桌上，用一个碗倒扣着。夏天苍蝇多，奶奶就会到村东头代销点买几张苍蝇贴。当然，有时候她也会用麦秸扇“啪嗒啪嗒”打苍蝇。

那个时候的奶奶，与子女们很少来往，她要么从村东走到村北，要么就回到老屋看着墙上爷爷的遗照发呆。老屋上空的夕阳那个时候经常会把光线漏进老屋的天井，奶奶好像从来没有留意过。

我很少去老屋，老屋太老了，很多木板都开裂了；天井里的水缸落满灰尘；楼上有不少老鼠和猫出没。老屋的大门，奶奶从没开过，她进出喜欢从小门走。有一次我从大门经过，看到大门口的屋檐下有不少鸟窝，地上一片鸟粪，我把这事告诉父亲，父亲说，老屋有老屋的活法，由它吧。

夕阳下，有时奶奶在巷子里遇到

浮生逸草

我，叫我一声小名，然后就埋着头，佝偻着腰渐渐远去。

奶奶没有给我买过一次零食，但是，有一次放学回家，奶奶来到我家，从围裙里掏出两个苹果，一支毛笔，一个木制口哨。奶奶说，她和几个朋友坐火车去了一趟远方的寺庙，苹果、毛笔和口哨都是寺庙门口买的。她很严肃地催我，苹果吃吧，毛笔写吧，口哨吹吧，我孙子会有出息的。她说的时候，脸色很好，眼神很亮。

夕阳照进窗口，奶奶走出家门口，我在她的背影里想象她跪在佛前的样子。香烛摇曳，烟雾缭绕，佛像看着她，她把一辈子的祝福随着白发一叩下去。

奶奶感觉身体不舒服的时候，熬了一个星期，后来痛得受不了了，她叫我父亲带她到村诊所挂葡萄糖液，在她的观念里，任何疼痛挂葡萄糖液就好了。后来，父亲带她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她竟然都不问医生检查的结果，就要求回家。她对我父亲说，你爸昨晚托梦了，来的总会来，八十多岁了，在哪里都不如回家好。

二表哥开着面包车把奶奶从县医院接回来。一路上奶奶什么话都没说，她无力地把脸贴着窗，默默地看着远处天边的夕阳。下车的时候，她对大家说了一句“傍晚的太阳真好看”。

母亲给奶奶煎她喜欢吃的三层肉，奶奶勉强坐起来吃几口。她日渐消瘦，脸色蜡黄，终日躺在老屋的老床上。第三天，她要到门口看夕阳。那个时候，她坚持叫我父亲打开老屋的大门。

威氏·陵河赋

陈健春

饭有时候是我送的，奶奶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孙子，太阳落下去没？把竹椅搬到大门口，我要坐坐”。

奶奶在大门口坐在竹椅上呆呆看夕阳的时候，我就把饭菜放到饭桌上，我问过奶奶，要不要喂她，她摇摇头，要我陪她看夕阳。

我实在看不出夕阳的美，我看着憔悴不堪的奶奶于心不忍，只好默默陪她。有鸟从远处飞回来，在屋檐下叽叽喳喳；有风也从远处吹来，屋檐上的几株狗尾巴草，在风中摇头晃脑。村上空炊烟袅袅，远处的夕阳在烟雾中一脸忧伤。

奶奶不和我说话，她会自言自语，说那袋米怎么长虫了，说那双棉鞋做小了，说那条鱼就挂在走廊上等后天除夕了再吃吧。

奶奶后来一个星期不能吃饭。最后那天，她挣扎着起来，要父亲抱她到大门口看夕阳。那天，奶奶先是要父亲帮她梳头，然后叫父亲给她换上一件灰色的新衣服。

奶奶还是坐在竹椅上，竹椅背上刻着爷爷的名字。奶奶看了一眼父亲，让父亲走开。父亲说，你要吃饭。奶奶说，不用了，把饭端走吧，吃了一辈子米饭，吃腻啦。父亲走进老屋的时候，就听到了奶奶撕心裂肺的哭唱“哎呀呀，我的命啊……”奶奶的哭唱在村上空弥漫开来，很多村里的人都突然愣住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奶奶的哭唱是村里最好的，奶奶为村里的丧事，为村里受了惊吓的孩子，都哭唱过很多次了。

奶奶这一次，哭唱里全是她的父亲母亲还有我的爷爷。哭唱全是用的老土话，我能听懂这么几句“我的爷爷呀，我腌的萝卜好吃吧；我的奶奶啊，扇子我来帮你摇吧；我的老头子啊，那半块豆腐留明天吃吧”。父亲蹲在地上，然后就啪嗒啪嗒地掉起泪来。

那天，奶奶哭唱了一个多小时。哭唱后，奶奶连续在床上躺了3天，然后就走了。

最后的记忆，是穿着白色孝服的一行人走在夕阳下，给奶奶送行。一路纸钱，一路鞭炮，一路哭声。

老屋的门锁上了，巷子里的足音是奶奶咀嚼三层肉的声音。夕阳还在，风还在，狗尾巴草还在。

诗路花语

黎歌

正春浓。一城山水漫花红。故地重游，浪堤伟岸向蓝空。威雄。傲苍穹。双姝如画贯长虹。轻涛拍岸欢浪，璀璨楼宇醉巅峰。九衢三市，鹏游试目，静听翔凤飞龙。雅兴依逸境，蜂香蝶趣，情不由衷。

灯彩月色朦胧。辉煌浸透，浪漫步轻松。黎歌舞、广场妙韵，笑里春风。乐融融。放纵梦想，珍珠会馆，举世争同。一杯浊酒，畅饮江天，岁月流水无穷。

几度春秋寄，当初圆梦，旷浪征鸿。记得狂涛泛滥，遇黎民百姓困重重。策谋治水安邦，拓河筑坝，城绿青山共。念世名、多少英雄颂。忆往昔、来去匆匆。问此时、乐在城中。看流水、画意向江东。任情挥洒，清波荡漾，醉落天宫。

母亲

朱凌

剔除十月怀胎的痛楚
单那一朝分娩
您就相当于被剔断
20根肋骨 遍体鳞伤
谁能如您
忍受得住这般的万苦千难

从嗷嗷待哺到蹒跚学步
从牙牙学语到字正腔圆
流下了您多少的汗水
凝聚了您多少的苦心心酸

我若安好 便是晴天
在你的生命中
这就是至理名言
你那孱弱的肩膀
既是坚不可摧的房梁
又是得遮风挡雨的伞

如今哟母亲
你的步履是如此的蹒跚
拖着长长的夕阳
成天在村口久久地盼望
曾经游刃有余的千层线
在你混浊的目光中越长越长

沐浴一盏灯的内心

陈才锋

语意不当，我想先搁下
向右翻了翻身
离开高谈阔论，借一盏灯光驱赶世俗
止不住的依然高傲
我在回头时，散落一地的是我内心的恐慌
归期是病
思乡的路朝向远方，有人擅长提醒内心
挂上乡愁的门诊
青石小路变卖了多年之后的往事
让交叉的高架桥突然有了冲动的拐弯，又回到最初

蔷薇落

方华

单瓣的相思 行走乡间
一抹阳光涂染乡情的脸颊
用淡淡的香 一路擦洗尘土的味道
被五彩的霓虹滋养
成为岁月墙头的复瓣

抹在唇上的青春只是短暂的红艳
春天一瓣一瓣地菲红
缤纷凋落
风的蹂躏 都成为高贵的奢望

无情的流水
从不承载无根的乡愁
从泥土中来归于泥土 从梦想中来归于现实
只剩下 绿色掩盖后
扎在空中的刺痛